

永樂王朝

下卷

紫苑徊翔

作者 宋福聚·夏明亮



永樂王朝

下卷

紫苑徊翔

作者 宋福聚 · 夏明亮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永樂王朝／宋福聚, 夏明亮著；

-- 一版. -- 臺北市：大地, 2005〔民94〕

冊； 公分-- （歷史小說；24）

ISBN 986-7480-14-7（上卷：平裝）

ISBN 986-7480-24-4（下卷：平裝）

857.7

93014740

永樂王朝(下卷)－紫苑徊翔

歷史小說 024

作者：宋福聚・夏明亮

創辦人：姚宜瑛

發行人：吳錫清

主編：陳玟玟

封面設計：呈祥設計印刷工作室

出版者：大地出版社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103巷104號

劃撥帳號：〇〇一九二五二～九

戶名：大地出版社

電話：（〇二）二六二七七七四九

傳真：（〇二）二六二七〇八九五

印刷者：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一版一刷：二〇〇五年四月

定價：2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mail：vastplai@ms45.hinet.net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目 錄

第一章

溫潤花朝

5

柳拂清明倚東風

6

流鶯啼闌喚愁生

20

燕來仍啄舊日泥

38

花木葱蘢夢蝶情

56

第二章

炎夜初消

77

日沒古原新雨後

78

霞飛舊殿近妝樓

95

巫山雲深留不住

113

曉來蘭台弄扁舟

128

第三章

涼風逐夢

147

料峭淒晨孤殘星

148

第四章

寒煙碎萍

219

一夜飄落紅滿城
雞聲人跡踐霜橋
翠微端緒忽心驚

198 181 164

第五章

隔岸風景

285

歸燕來鴻去匆匆
前塵後事影重重
春懷一似滿池萍
留與月冷吟魂中

272 256 238 220

餘音

人已散時曲未終

水光晚色靜年芳
西風已去昨夜涼
人歸暮雨零亂舞
隔岸風景駐悵望

338 321 305 286



永樂王朝

下卷

紫苑徊翔

作者 宋福聚 · 夏明亮

目
錄

第一章

溫潤花朝

5

柳拂清明倚東風

6

流鶯啼闌喚愁生

20

燕來仍啄舊日泥

38

花木葱蘢夢蝶情

56

第二章

炎夜初消

77

日沒古原新雨後

78

霞飛舊殿近妝樓

95

巫山雲深留不住

113

曉來蘭台弄扁舟

128

第三章

涼風逐夢

147

料峭淒晨孤殘星

148

第四章

寒煙碎萍

219

一夜飄落紅滿城
雞聲人跡踐霜橋
翠微端緒忽心驚

198 181 164

第五章

隔岸風景

285

歸燕來鴻去匆匆
前塵後事影重重
春懷一似滿池萍
留與月冷吟魂中

272 256 238 220

餘音

人已散時曲未終

水光晚色靜年芳
西風已去昨夜涼
人歸暮雨零亂舞
隔岸風景駐悵望

286 305 321 338

第一章

溫

溫潤

花朝

花

朝

柳拂清明倚東風

有如一縷清風，吹散盡金陵城中的悶熱，湛藍的湖面水光激盪，霍然讓人神清氣爽。

雖然宮牆內外濃煙烈火的影子仍在眼前閃動，驚悸心魄的喊殺聲仍在耳畔迴響，但是這一切畢竟遠去了。史鐵眺望著眼前似乎會蔓延到天際的洪澤湖，長長地舒口氣。妻子兒子都已經成了泡影，家中那三間半坍的土屋也許早就被戰馬踏平，沒了這些，那裡還能算是家嗎？可即便不算家，天下之大，自己除了去那兒，還能到何處呢？

算來離開南京城莫約有十多天了，如今走到這洪澤湖邊的雙溝集上，臨沂城仍然遙不可及。但不管怎樣，那裡是自己唯一能去的地方。史鐵抬手扞扞被風貼在臉上的頭髮，拖著軟綿綿的雙腿，快快地繼續向北挪動。

忽然一陣尖利的喊叫在身邊炸雷般響起：「有人跳水啦，快救人哪！」

心神不寧的史鐵被喊叫聲驚得渾身一激靈，抬眼看去，就在不遠處的湖邊上圍攏過去一大幫人，正噁噁嚟嚟地議論著什麼，不時傳出女人的哭叫：「娘，娘，快救救我娘！」

史鐵不由地打起精神，幾步跑過去擠進人堆。離岸不遠的湖中有個女人正在水中翻滾撲騰，長長的裙袖眼看著將她越纏越緊，時浮時沉，情形萬分危急。

圍觀的人群七嘴八舌，個個嚷著：「得趕緊將人拉上來，否則很快就不行了」。可是嚷歸嚷，就是你推我我推你的沒人肯下水。

史鐵匆匆打量一下跪在岸邊哭娘的兩個半大女子，恍然間覺得有些面熟，可又來不及細想在那裡見過。兩個淚眼婆娑的女子也看見了擠到最眼前的史鐵，其中一個撲過來扯住史鐵的褲腿哀告道：「大哥，快，快救救我娘吧！再遲她可就沒命啦！」

史鐵心裡雖然著急，卻一時左右為難起來，自己從小在鐵匠鋪中長大，去村邊半腰深的小河裡洗澡也是有數的幾回，這麼深的大湖，跳下去不是連自己也給搭上嗎？

見史鐵站著不動，那女子哀求聲更高幾分：「大哥，你行行好，救我娘這回，我們就是做牛做馬也會報答你的。快些兒吧，大哥！」說到最後，聲音嘶啞地幾乎要暈厥過去。

正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馬蹄聲由遠而近驟然響起，眨眼已來到跟前。有人通地跳下馬來高聲喝道：「新皇爺剛剛登基，你們聚在一處吵吵嚷嚷幹什麼？莫非想造反不成？！」

看熱鬧的扭臉一見來人，立刻神情大變，滿臉驚懼地閃到兩邊，膽小些的則悄悄地四散而去。正不知如何是好的史鐵也回過神來，見那人高大凶猛，鼓著一雙魚眼不住地四下打量，一看便知不是良善之輩。再看他上身著一件黑色錦緞短衣，下穿暗紅色紮腿瘦褲，腰間束條五花寬大絲帶，腳上蹬雙明光發亮的皮靴，不禁暗吃一驚，壓抑不住砰砰心跳，慌忙背過臉去。

正哀求著史鐵的女子卻不曾注意這些，放開史鐵，遇見救星似的轉身撲到那人腳下叫道：「這位大哥，我娘掉進水裡啦，快，快救救我娘！」

「噢？還有這事！」那人臉上皮肉抽動一下，不知是喜是怒，他看看腳下哀求不已的女子，又看看旁邊那個被嚇得不知所措、年齡略小些的女子，大眼珠骨碌一轉說：「好吧，今兒你倆遇

到咱爺，算碰上救星啦！」說著兩步跨到岸邊，順手從腰間解下一條細細的鐵鏈，看準了「嗨」地甩過去，鐵鏈梢頭的小鉤正好鉤在水中女人的衣領上。他抖動鐵鏈，讓小鉤勾得更牢靠些，然後慢慢收起，不一刻便把那女人拉近岸邊，彎腰揪住她濕淋淋的衣服，提上岸來扔到地下。

兩個女子見狀大喜過望，撲到那女人身上「娘，娘」地叫個不住。還是史鐵老成，猶豫豫豫地蹭過去悄聲說：「還不趕緊將你娘扶著控控肚裡的水！」

兩個女子手忙腳亂地折騰半晌，那女人哇哇地吐出一灘濁水，終於緩過氣來。「娘，你何苦這樣？丟下我倆咋辦？」兩人見母親又活過來，悲喜交集，重又撲上去，母女三個摟著嚶嚶地哭個不停。

「行啦，行啦，新皇爺剛登基，大喜的日子哭喪個啥?!」錦衣大漢站在一邊早就不耐煩了，走過去抬腳尖踢踢她們：「哎，我說，爺們救了你們娘仁，拿什麼謝忱爺呀？」

正哭作一團的三人聞言一愣，還是年齡大些的女兒反應機敏，忙爬起來，抹乾眼淚深施一禮，怯生生地說：「光忙著救人，竟忘了救命恩人了。我娘大難不死，全託恩人的福。我們一時也沒帶什麼，這點子東西，送與恩人換碗酒喝。」說著將手中的一個小布包恭恭敬敬地捧過去。年齡小些的女兒見狀有些發急，扯扯姐姐的裙襬說：「姐，你把咱娘帶的銀子首飾全給了人家，咱們吃喝咋辦？」錦衣大漢並不理會，將布包接在手中掂量掂量，冷冷一笑說：「怎麼，一條人命才值這幾個錢?!你娘的命是不是也忒賤了?!」

母女三人不料那人會說出這話來，一時怔住，不知該如何回答。末了半躺在地上的女人掙扎

起來，打著顫音說：「這位官人，可憐我們母女三人千里迢迢來這裡投親，親戚卻沒遇著，身邊只剩下這些東西，官人千萬別嫌少，官人的恩義我們記在心裡，等有機會定然會重重報答。」

大漢嘴角抽動兩下，又是一聲冷笑：「等有機會？哼，今兒走散了，咱們可就是一葉浮萍歸大海，誰還能再見到誰？！好聽的話少說，咱爺們只要現世報！」

「這……」母女三人面面相覷。剛被撈上來的女人衣服上仍在滴水，身下已積了一灘，火辣辣的太陽下竟有些發抖。錦衣大漢直勾勾地盯住她們三個，忽然嘴角向上一挑，疹人兮兮地笑道：「你們不是眼下沒有著落麼？也罷，咱爺們索性好人做到底，你們三個一起住到爺家，吃喝全不用發愁，也可以順便報答咱爺們！」說到得意處，竟仰天哈哈大笑幾聲。

三個女人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落水女人驚恐萬狀地失聲叫道：「不，不！官人，我們母女都是有家有室的人，雖說尋親不遇，不過這附近還有同鄉遠親，他們已經得著信兒，很快就過來接我們娘們過去。請官人收下這些銀兩，容我們快走。」

「哼！」剛才還笑個不住的大漢聞言臉色一沉，陰森森說道：「要想走也不難，再拿出五十兩銀子！不然就跟爺走，省得囉嗦！看你們婦道人家，還沒看出爺是幹什麼的，再換個人，早他娘的服服帖帖了！」

三個女人被他一驚一詐唬得心驚肉跳，這時才注意到那人與眾不同的裝扮，落水女人突然意識到什麼，頃刻神色大變，緊緊摟住兩個女兒，渾身抖作一團，嘴唇哆嗦幾下卻沒能發出聲音。

大漢滿面陰冷，上前緊逼兩步：「怎麼樣，知道爺是幹什麼的了吧？識相的快些跟爺走，省

得別的夥計來了分不公道！」

史鐵側立一旁，早知道這大漢定是錦衣衛北鎮撫司的人，平日裡百姓躲都躲不及，今兒三個女人怕是劫數難逃了。史鐵立刻想到自己眼下的境況，暗想還是趕緊走開為妙，否則一會兒讓這幫人盯上，那可真是自投羅網了。想著便挪動碎步悄悄蹭到一旁。

就在史鐵轉動身子，眼光掃過那母女三個的時候，電光石火間，猛然想起來在哪裡見過她們。臨沂城？濟南府？對了，她們可不就是救命恩人鐵鉉鐵大人的家眷！前些日子濟南府被燕軍攻破，鐵大人被活捉並押解至南京的消息，他在路上隱約聽人說起過，可他的妻女怎麼會在這兒？千不該又碰上了錦衣衛，她們這真叫引火燒身，不死也得扒層皮啊！

想到這裡史鐵猶豫了，怎麼辦？他深知別說搭救，只要自己一開口，那與眾不同的太監腔調馬上就會引起大漢的警惕，末了連自己也會賠上，可就這麼走開嗎，又實在於心不忍。畢竟，鐵大人救過自己的命哪！史鐵站立一旁躊躇不安。

大漢卻早已不耐煩，搶上一步，彎腰揪住其中一個的衣服，抓小雞般拎在手中。三人頓時如禿鷹爪下的兔子，發出一陣淒厲的尖叫。史鐵心中似有萬箭鑽過，真想衝上去拼個你死我活，可是他又清楚，即便把自己搭上，也救不了她們。不覺間，史鐵額頭上的汗粒順著臉頰滾落下來。

正吵嚷拉扯著不可開交時，又有兩匹快馬飛馳而來。此時看熱鬧的只是三三兩兩地駐足遠望，見錦衣衛來了幫手，鬧不好還有大隊馬隨後便到，便連遠望也有些心虛，頃刻間一哄而散。方才熱熱鬧鬧的湖岸邊，眨眼一個人影也不見。眾人散盡，史鐵頓時覺得自己孤零零一個特別扎

眼，也更加底虛。好在從馬上跳下來的兩人只注意到先前的大漢和三個女人，並沒理會他。

那兩人直走到大漢近前，又手施禮道：「校尉，她們……」

大漢正苦於弄不走三個人，見來了幫手，呵呵一笑說：「你倆來的正好。這三個賤貨形跡可疑，說不定是哪個逆臣的家眷，新皇爺最痛恨這幫人物，好在讓我碰上了。一人一個扔在馬上，馱回去慢慢審訊！」說著衝二人暗使眼色，「嗯？！」

二人立刻會意，陰笑著衝上去，各自扭住一個便往馬上拖。

三個女人拼死掙扎，「閨女！」「娘！」地哭叫得撕心裂肺。錦衣衛們毫不理會，三下兩下將各自的獵物推搡到馬背上，隨即踏蹬上馬，就要驟馳而去。史鐵心頭咯噔一下，絕望地捂住雙眼。

這時順風傳來一聲大喝：「慢著！」聲若洪鐘，夾雜著幾分怒氣。三個錦衣衛暗吃一驚，四下看看，岸邊早已空無一人。正疑惑間，忽見湖邊飄來一葉扁舟，小舟輕盈靠岸，一高一矮兩個人跳上岸來。不消說，方才吆喝的正是這兩人了。

錦衣衛一時琢磨不透二人是何來歷，竟敢衝他們大喊大叫，便勒馬停住，待二人走近時，才看清原來一僧一道。僧人胖胖大大，莫約六十餘歲的年紀，方面大耳，面皮白中泛黃，穿件湖青色僧袍，脖掛念珠，手握一根竹杖，腳踏半新不舊的芒鞋。身後緊跟的道人略矮略瘦些，頭戴道冠，著一件八卦絲袍，腰束鵝黃絲絛，手裏捏一柄摺扇，頗有幾分江湖術士氣息。

三個錦衣衛見他們這般裝束，頓時放下心來，其中一個在馬上怒喝道：「哪裡來的妖僧怪